

席间

想他堂堂俊帅无敌的狼王子，竟沦落到被叫狗狗的凄惨命运
谁叫他恨死她对那些三猫四狗的小动物又亲又搂的
只好……献出他超可爱，超无敌的元灵
让她死心塌地地只对他一个人好

两小无嫌猜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玄幻灵异系列

席绢

两小无嫌猜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小无嫌猜 / 席绢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 10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346 - 7

I. 两… II. 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2889 号

- 书 名 两小无嫌猜
著 者 席 绢
责任编辑 刘洲原
责任校对 闻 艺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10 千
印 张 5.25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346 - 7
定 价 1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——于悠之卷——

意外，总是猝不及防地到来，挟着难以承受的哀恸敲击出伤心的音符。

六岁的于悠，像是被世人所遗忘，静静坐在长椅上，与匆促忙乱的周遭形成对比。木然的大眼里像是被惊吓过度，以至于失去各种反应能力，不哭不笑，不吵不闹；只有怀中被紧抱着的那只女用手袋，感受得到那惊恐到几乎昏厥的力道。

这里是医院，她坐在手术室门外，在手术房内的，是她的双亲……

两个小时前，父母正开车载着她准备去百货公司购买入学用品，六岁的她，因资质好，被允许提早入学。他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地出门……

但不知为何，母亲竟生气了，与父亲吵起架来，大声质问着一些她听不明白的话，吵着要父亲否认……

父亲想停下车子，在减缓车速时，却教一辆失速的砂石车





由对面车道撞了过来……

小女孩安好无恙，人人都说简直是神奇，毕竟她的父母全受了重伤，车子更是被撞得惨不忍睹，没理由坐在后座的小女孩连一点点的擦伤都没有。

命大哪！但若命大的小女娃却成了孤儿，也是教人鼻酸得紧呀，似乎命大并不代表福大，不是吗？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停伫在小女孩面前。是一双女用短靴，然后那人蹲了下来，竟是一张与母亲一模一样的面孔。

小女孩屏住了呼吸，圆瞪的大眼眨也不眨的，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“于悠，我是阿姨；你应该听你妈咪提过，我是灵净阿姨。”美丽的女子约摸二十七八岁，有一头飘逸的长发与一张温暖柔和的面孔。而她，同时也是小女孩母亲管清若的双胞胎妹妹。

“阿姨……？”小于悠疑惑地看着那张与母亲相似却又有所不同的面孔，然后眼光投注在阿姨领子里滑出来的水晶坠子，它好像……会发出亮光耶……

女子正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手术室大门突然被推开，走出一名护士叫道：“谁是管清若的家属？”

“我是！请问——”管灵净走过去正想详问情况。

“很抱歉，管清若内出血太严重，恐怕无法救治，病人现在已清醒，要求见她妹妹。”

管灵净心口一紧，急忙冲进去！在手术房的一角，刚被挪下手术台，放置在病床上的女子像是感应到了亲人的到来，吃力的举起手，想抓住些什么……



“清若!”管灵净紧紧握住姐姐的手,哽住了声,一时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千言万语,在此刻又嫌琐碎多余,只能任泪诉尽所有。

“你……来了……”虽是相同的面孔,但因七年来的际遇各自不同,其已不再那么相像了。管清若努力要开口,忍住所有椎心的剧疼,化为不断的抽……

“很抱歉……为所有的一切……”

“不要说这些!我不是回来听你说这些告解的,你对我有什么用?我又不能保你上天堂。”

虽然很困难,但管清若还是扯出了笑意。

“傻妹妹……我不该为了私心去逃避……长女的责任的……所以,报应终于来了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!我们是双胞胎,没有长幼之分,你们自己开车不小心,别拿祖训来说嘴!”

“是……呵……是我自己活该……”管清若点头。

“别说,”她不想听这些类似遗言的话,更不想去挑动过往的种种。

“不让我说完……恐……恐怕……就没得说了……”管清若握紧妹妹的手,轻问:“他……还好吧?”

“可能还在急救吧,我不清楚。”这当口,有什么比自己亲人更重要的呢?

“他会没事,至少会活下来……”扬起爱恋的笑,眼泪却流了下来。“可我……再也不能……独占他了……上天……很公平是不……?灵净,我得到他七年,用尽心机……够了。我明知道他心里苦,却又贪恋他的温柔忠实……即使他透过





我……看着你……我依然甘心，然而，有时不免……怨恨……”

“别说！不要说！”

“我把他……还给……给你了。”终究挣不到不属于她的幸福，强求的下场，从来没有好的，她一直都知道；只是爱情这东西……无私的那一个，注定要吃苦，会受伤……

“清若！”她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。“你别胡说！我与他并没有——”

“为什么我们姐妹要同时遇见他，又爱上他呢？我……以为留……下来的……那一个，便……会是……会是得到他心的……那一个。所以……所以我告诉伯父……我是……妹妹……你明白我的心……也成全我……唉……知道吗？他让于悠姓‘管’，纵使不能与你斯守，也……希望……当你再度得到幸福时……不必担心……责任卸不下来……”

于悠的姓不是清若争取来的吗？竟是他自己要求……

“曾经我很气……但现在想来，也好……这样安排是对的……我把你的幸福还给你，把该是我的责任……交付我的女儿去接续……这样才……是……对的……”

“于悠还只是个孩子！”灵净不可思议地低叫。

“于悠……我的悠悠……”伸出另一只手，举向门边那个纤小的身影。“来，我的孩子……”

“妈妈。”沉静的小女孩悄悄走到母亲病床前，空气中充斥的血腥味及药味，吓坏了小女孩的心神，但也似体悟到了什么，并不哭闹，只是紧紧看着她那奄奄一息的母亲。

“灵净……也许你并不知道……管家的长子或长女……”



都有一种感应的异能……有的深……有的浅……我……的灵性并不高,但至少知道自己枕边人的心思……我想,这是惩罚吧,让我在每一次碰……触他时,都知道他……其实是在呐喊着……你的名字……当年……你该争取的,你……的无私……你的友爱……真让我恨了起来……”

“别再提他了!”

“怎……能不提呢?我……还要你赎罪呢……”她笑,将女儿的手交给妹妹。“他不会死……但我预感……他将会有好……长一段……复健期……你就陪在他……身边吧。而悠悠……已经可以承担起……伺令主责任了……”

“清若!”

“悠悠……”不理睬妹妹的抗议,她看向女儿,充满忧伤与疼爱地看着这她与他共有的孩子。七年来,他的一切,都不是她的。她享受的是妹妹该得的幸福,但至少她还有一个真真正正属于她的孩子——他与她惟一共有的,且不属于别人的。啊……她多么多么舍不得呀。

“妈妈,不要哭。”小手滑向母亲灰白的脸庞,拭去那不断流出的泪。

“悠悠……妈妈告诉你……以前……妈妈为了得到爸爸,骗你伯公说我是妹妹,躲掉了伺令主的责任……咳咳……也趁机赶走了阿姨,让她……离开家……其实是妈妈不好……看不清……事实……妈妈做错了事……小悠悠帮……妈妈的忙好吗?让阿姨留下来,照顾爸爸……然后……你代替妈妈去一个地方……”

“好的。”小女孩乖巧地应着。





“姐！你不能这么做！你——”

“请问谁是周绍元的家属？他已清醒，但情绪很激动，谁去安抚他好吗？我们无法决定要不要告诉他他妻子的状况。”一名护士跑过来问着。

姐妹俩的心口俱是一震！多少年了，她们依然相同地为着同一个男人牵牵念念……像是至死也难休……

“去吧。”管清若轻喃着。以前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拉住妹妹追求幸福的步伐，曾几何时，竟也有推上一把的一天。从今而后……该是她的，就全还给她吧。

她最爱的男人与她最亲昵的妹妹……曾经被她踩断了前缘，而今又由她系回了红线。

管灵净踌躇不前，连步子也迈不开，像是情怯，也像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。

不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是这样！“去吧。”

护士又跑过来。

“快点好吗？病人坚持要下床，但他左腿骨折，肋骨也断了六根，根本不能下床，快点过去安抚他啊！”

“请带她过去。”管清若指示着。

而那急坏了的护士小姐也真的就这么把人拉走了。

病床边，只剩下母女俩。

“悠悠，我的孩子……”

“妈妈。”她爬上床，捧着母亲的面颊不住的亲吻着。

“要快乐，要幸福，去得到你的缘分，确定……那个人……很爱很爱……不要盲目地求取……那颗……不属于你……的心。”





“好……”不明白母亲的语意，她只能点头。

管清若最后一次睁大眼，想用力记住女儿甜美的面孔，永生永世的记住这张有她亦有他的脸蛋。啊……她心爱的孩子……希望她有顺遂快乐的爱情与人生……

缓缓的，一道不属于病房内该有的金光，竟在小于悠的身后闪烁，很微弱、很微弱的一闪一闪……

是什么东西呢？管清若疑惑着。

不知何时，揪心的痛楚不舍，竟为那异象而感到放松……在溘逝那一刻，觉得自己轻飘飘，再无牵挂。

唇边绽开一抹恬静的笑，过往恩怨俱泯，一生曾经历的伤痛皆灭。

管清若走了，在女儿的搂抱之下，笑着离开人世。

即使已将于悠的行李搬入了“殷园”内，管灵净仍是不死心地再问一次：“悠悠，你真的要住在这里吗？不想陪爸爸吗？”办完了姐姐的丧礼之后，于悠便开口要求离家。这么幼小的孩儿，任谁都不放心的；她与于悠的父亲并不同意，但六岁的于悠却坚持着。最后不知为何，屈服的竟是大人。

于悠仰高了头，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水晶坠子上，伸手轻轻包住，觉得手心暖烘烘的，很舒服。

“阿姨，我要住下来。然后你去陪爸爸，爸爸腿断了，很多事情都要人帮忙。”

这也是管灵净没有全力反对的原因。周绍元父母早逝，没有兄弟姐妹，如今丧妻之痛未平，加上自身重伤需要人照料，更别说他的公司正处于草创期，不能没有人坐镇指挥。怎么说管灵净都无法放下这些不管，毕竟她是他与于悠仅剩的、





最亲近的人了。

“悠悠，你是这么的幼小，阿姨真的很不忍心……”

“姨，我会很好的。你回去陪爸爸，当我的新妈妈，然后生好多小弟弟、小妹妹，这样，爸爸就会开心起来了。”乖巧而灵敏的大眼像是知晓了上一代的恩怨情仇，使得她不仅没有产生排斥后母的刺猬心性，反倒毫无芥蒂的对父亲的第二春推上一把劲。

“悠悠……”管灵净闻言，简直哭笑不得，谁提到要与她父亲结婚了吗？她并不认为……

“虽然你是阿姨，但同时也是我另一个妈咪哦。”于悠歪着头，以自己的方式解说道：“你跟妈妈是双胞胎，也就是二分之一的妈咪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？”这孩子的想法真……特别。

“是的。所以快生弟弟妹妹给我哦，打勾勾！”

对着那只伸来的小手，管灵净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苦笑的合掌包住于悠的小手掌，却允诺不出任何言词，因为她从来就不是会在用词上矫饰虚应的人，即使面对的是一名天真的孩童。

“啊，我们的小娇客来了。”一个低沉的声音自她们身后传来。

她们看过去，是一名年约三十出头、身形修长、长相粗犷性格的男子，他甫由一辆重型机车上下来，肩上扛着三角架，手上拎着沉重的摄影器材，两三大步，已走到她们面前。

“圣伦，你回来了？”管灵净讶异地问，对于这个脱缰野马似的伙伴，想与他见上一面还得碰运气呢。他是个自由随性



的人，也从来不对人交代行踪的。

朱圣伦点点头，放下手上的物品，蹲在小女孩面前，笑道：“嗨，小东西，我是朱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于悠乖巧的回答：“我叫管于悠，大家都叫我悠悠。”

“长得真可爱，欢迎你加入啊，伙伴。”

“圣伦，我想跟你们商量……”管灵净正想开口讨论于悠太过幼小的问题。

“真可爱的小公主，你终于来了。”二楼的阳台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众人才正要抬头看，那人已化为一道白色的惊鸿掠了下来，站定在眼前。

是一名十四、五岁的俊美少年，像是刚运动完，一身雪白的功夫服像浸了水似的牛湿，乌亮的短发上也满是水泽。

“我是韩璿，你呢？”

“悠悠。”像被他的俊美所惑，小东西仰高了小脸，大大的杏眼眨也不眨的。

“我带你去参观宅子吧。”轻轻一搂，便抱起了小女孩，侧着面孔对管灵净道：“管姐，在此先向你告别，你的任务已完成，预祝你有个快乐幸福的未来。”

“但是！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接下来已经是他们的世代了。”一名长相平凡、气质冷然的男子由屋内走出来；托了托鼻梁上的金框眼镜，手上拎着厚重的公事包，像是正要出门洽公。

“呈志，他们都那么的小……”

“回去吧，无论如何，‘结局’都不在我们这一代。我们只是无关紧要的接驳者，由第十八代延续到第十九代，然后交棒



给第二十代。若未来将有什么，也不关我们的事了。”季呈志始终没把眼光转移开。与其说是专注地看着管灵净，倒不如说他不想偏移目光以至于扫视到不想见到的身影。

但另一人似乎无意让他视而见不到底。朱圣伦走到季呈志面前，加入谈话：“你有你的人生，去吧。”

管灵净失落地低下臻首。七年来她号称是伺令主，却从来不是“殷族”里的首领。也许是她生性安静，也许是其他三人的特色太强烈，更或许是……她不是真正的伺令主，以至于她与他们总是格格不入。

该走了，是吧。

眼下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待她去打理，若强要留下，也不可能。

轻叹了口气，她低着头拿下颈项上的水晶项链——“呈志，麻烦你交给于悠戴着，也请你……多费心了，她还那么的小，又刚丧母……”

季呈志伸手接过，同时朱圣伦的手也伸过来，抓住了坠子末端，两名身高相当、气质迥然不同的男子目光终于相接，但有一方很快地移开。

“我送你一程。”季呈志略施劲道，迫使朱圣伦放手，再也不看他。

“不用了，外面有计程车！”

“走吧。”季呈志不容许拒绝，率先往车库走去。他的体型修长却不算威迫人，但他冷冽的气势却压过了外在的一切，让人不敢轻易违逆他，至少绝大多数人不敢。

管灵净看了眼身边的朱圣伦，而他鹰集般的狂眸依旧只





盯着那远去的背影看，像是全宇宙只剩彼此的那种光芒；她知道那是什么，却无能为力，毕竟她是三人中最弱势的那一个，也不够聪明到足以插手解决别人情感方面的问题。她自己本身的忧虑已太多太多了……

午夜十二点的钟声从远处传来，因是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所以白日听起来不太明显的声响，此刻传入无眠人儿的耳中，无异像是春雷一般的惊心。

于悠小小的头颅由棉被中探出来，昏暗的房内只有一盏微弱的床头灯仍是亮着，只照亮她这一方，偌大的房间内是绝大多数的阒暗。

也许是初来乍到的认床，也或许是因为什么奇特而说不出的原因，让原本早该沉睡的她，一直无法顺利进入黑甜乡里悠游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她开口低叫，黑白分明的大眼投注在房门的方向。

没有任何回应，世界依然寂静的沉默着；而黑暗依旧保持原样，不曾稍作改变，像是无言证明着小女孩幻想过度的脑袋里全是虚幻一场。

什么也没有，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深夜而已。

“是谁？”小女孩又开口，声音里虽是小心翼翼，但并没有太多的惧怕。

回应她的仍是悄无声息。

小女生似乎仍坚信自己的直觉，思考了两秒，小小的身子便由床被间滑了下来。沿着墙摸索着记忆中的开关想把灯全打开，但却一直没摸到，后来才想到开关在另一边的墙上，但





她已摸到门把了。

要越过房门去找灯的开关吗？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，她决定不开灯了，直接扭开门把走出去，期待又好奇的大眼正快速搜寻着她认为该看到的——人或……不是人……

一团迷离而微弱的金光飘浮在转角处，只来得及让于悠看到一眼，便已消失。

小脚丫无声地在长毛地毯上奔跑，追着那似幻似真的光团，无惧于黑暗的阴森，甚至没有尝试去打开大灯。

金光像是知道有人在追它，很快的钻入某一扇门的门缝内躲藏，不过于悠已经看到了。含着好奇的笑，她踮起脚尖一步一步靠近，无声地扭开那扇未上锁的门……

咦？这一间好像是呈志叔叔的房间耶……

床上没有人，显示着房间的主人似乎仍在书房奋战公事。而原本在房间内游荡的金芒，像是意外她会入内似的“咻”一闪，消失在床头柜上。

“不见了……”她诧异地叫，跑了过去。

啊！是阿姨的水晶坠子。那团金色的东西就是躲在这个水晶里面！她很肯定。

但是……怎么找出来呢？

她轻巧地爬上床，直到半个身子都偎在床头柜上了，才伸出手指小小戳了下水晶的外沿……

（不要乱戳啦！）一个颇为不善的声音传入她脑内。

“没有听到声音啊。”她拉了拉耳朵，疑惑地说着，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但因为她还来不及长大到懂得去对一些灵异现象害怕，所以她又戳了一下——（哎唷！好痒！）细微的嘶叫



随着水晶微微发光传出。

水晶真的会说话耶!“会不会是因为你没有嘴巴,所以我只能从脑袋里听到,而不是从耳朵听到啊?”

水晶没应声。

“喂!”她拿起练子,轻轻晃了下坠子。

还是没有声音。

“为什么不回答我呢?我都听到了唷,你明明会说话的嘛!”

(你……听得到我的声音?)水晶像是难以置信,终于又发出声音,坠子本身隐约闪过光芒。

而与其说那是“声音”,倒不如说是一种感应,经由肢体某部分的接触,发射出对方可以理解的电波,也成功得到联系。不过小于悠并不在乎那代表什么,横竖她就是可以与它沟通嘛。

“对啊,我听得到。我叫管于悠,你呢?”

(殷佑)。听起来有些迟疑,对她仍有防备。

(这里是哪里?)它接着又问。

“这里是‘殷园’。刚刚是你到我房间的对不对?”将项链放在双掌间托着,她又问。

(你怎么发现的?我没有现身呀!)随着音量的渐有力道,那气音已很明显可听出来似乎是个小男孩的声音。

“不晓得。不过我就是知道。你住在里面吗?”

(嗯。)*“可不可以出来?像刚才那样一团亮亮的就是你的长相吗?”

(我没力气了,现在只能住在里面休息。)*“生病吗?”



(也可以这样说啦。)防心似乎退得一干二净,小男孩的音调转为轻松。

“你为什么会住在里面?”

(因为被坏人打伤了。)"喔!"她同情地低呼,然后问:"还很痛吗?"

(不痛了。但我却有了很大很大的麻烦了。)

“什么麻烦?我可以帮你吗?”

(我也不太确定,不过……我得先确定我现在在哪里。请问现在是什么朝代?你穿的衣服真奇怪。)"什么是朝代?"歪着小脸蛋,百思不解。但至少她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。她拉了拉身上印有趴趴熊图案的睡衣道:"我的衣服才不奇怪呢,这是阿姨买给我的可爱睡衣。我好喜欢呢。"

(唉!我忘了你还小,只是个小不点……)"谁是小不点?!哼!我比你大很多很多哦,你才是小不点。"于悠不开心的将它放回桌子上,然后站直她小小的身子,证明她真的比它高很多。"你看!我很高。"

没有回音……

“殷佑?殷佑?"她叫着。却仍只是沉默。

于是她再度将项链捧起来端详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了?"

(我……又有力气了,怎么回事?)小男孩发了声,语气里满是不解的惊奇。

“怎么了呀?你困了吗?"才问完,她便大大打了一个呵欠。唔,很晚了呢。

(原来……是你唤醒我的……你身上有呼唤我的力量。

